

我真是名副其實的躺在那裡，一動都不能動，但是手還能寫字，腦子也還很清醒。我是家裡的管錢人，為預防自己不測，所以連忙寫了一張銀行的提款單，把我儲蓄戶口裡所有的錢，都交女兒準備全部提出，轉存入她的名下，使家中不致因我有事而動用這些錢不得；至於其他的事，我就暫時不去多想了。

那時我惟一的念頭是：人生真是難以預測的，原來我很健康，只愁先生病重會死，心膽俱傷。不料自己這麼一跌，

女病人，更是分分秒秒都在叫嚷。（但我都無心理會了，只有默默地念着「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」，靜待命運的安排。

原來人在面對可能降臨的死亡時，是會這麼鎮定的，這真超出了我平時的想像，我一向以為自己是一個對死亡充滿恐懼的人。

我當然一夜沒有闔眼，因為我平時就是一個不容易入睡的人，何況在這種地方，這種狀態。

我的病狀幸而逐漸減輕，到第二天天明以後，我已經能有觀察鄰床病人的興致了！

這是一間輪船式的女病房，住着幾十個病人，自然，我的左右鄰居，都是女

丈夫死了，血液還在流，骨髓還在淌。她也還在呻吟。腿吊起了，動彈不得。她所受的這種手術，就表面上看起來，真象是一個患人在受地獄裡的苦刑。這個被鑽的女子，年紀六十多歲了，很愛他，她向丈夫拿了錢，都是偷偷和情人在一起享用的，而他們的孩子，也是情人所生，而她的丈夫，竟完全不知情！

(上)

塵俗吏」的鄭板橋，和自甘凍死的杜少陵也只有含淚高呼「青天萬古終無情」了！